

开学了。上学去。这段经历影响着人的一生。何兆武先生在85岁时还出版一部《上学记》。

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便呈现一种温情。

欢迎继续投送美文、随想,至“潮新闻”→潮客→潮圈→晚潮。

没有糖果的童年

王若冰

当我拿着用牛皮纸包好的好几筒零钱,交到班主任手里的时候,班主任惊呆了。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独特的交学费方式。她吃惊地看着我和我身后的母亲,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什么。妈妈有点不好意思:“老师,这是孩子攒了一年多的学费。您数数有没有错。”

老师这才反应过来,她拆开第一个牛皮纸筒,里面都是壹分的硬币,散了一桌。她连忙叫上旁边的几个同学,帮忙一起数。“老师,我这里14个。”“我12个。”老师看看自己数的那一堆,加起来50个,一共五毛钱。我站在一旁,为自己给老师增加了负担而满脸通红。等老师数完,我连忙指着另外一筒,说:“这筒是伍分的硬币,一共50个,两块五。”再指着一筒:“这是贰分的,50个,总共一块钱。”之前有点手足无措的老师这时明显已经镇定下来了。她笑吟吟地对我说:“那就不用数了,一共是4块钱,没有错!”然后抬头对我妈妈说:“孩子真懂事,您把孩子培养得很好!”刚才还像做错事般不敢抬头的妈妈,听到老师的话,脸上绽开了一朵娇羞的玫瑰。

那是1974年9月1日。我终于如愿以偿上学了。

听爸爸妈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上学读书有着执念,3岁时就识得大街上很多标语,每次看到有孩子背着书包从我家门前经过,我的眼睛就会一直追随。五六岁的时候,就每天嚷嚷着要上学读书。无奈,学校有明文规定,不接收不足龄的学生,所以,我只能盼星星盼月亮地等。

那时,家里日子过得很拮据,但不至于凑不齐学费。可是,我为了表达我要上学的强烈愿望,硬是把把我爸妈、爷爷奶奶给我买零食的零花钱,还有压岁钱,一分不花地存了起来。

上学第一天,班主任走进教室,她用饱含笑意的眼神,扫视了教室一圈,然后把视线在我身上定格了一会儿。我有点紧张,但班主任温柔的声音马上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同学们,很高兴我们在这里相遇。我姓吴。口天吴。”她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很端正地写上“吴”字。“以后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了。”她顿了顿,然后看向我:“今天,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学,昨天她把自己积攒了一年多的零花钱都用来交学费了,从她的眼神中,我就知道她有多渴望上学。希望其他同学也能向她学习,好好珍惜上学的每一天。”她虽然没有提我的名字,但我感觉周围有好多双眼睛看向我。那一刹那,我突然有想哭的冲动:美好的校园、和蔼的老师、可亲的同学。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为了这一刻,即使牺牲所有的零食,也是值得!

从此,我开启了我的读书生涯。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和特长,其他同学,有的擅长朗诵,有的歌声美妙,有的跑步飞快。在他们面前,我都不敢大声言语。

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有一次,看一本故事书,正到高潮,上课的铃声就打响了。语文课的时候,吴老师讲得绘声绘色,但我实在太想知道故事的主人公有没有被强盗抓走,没有忍住就偷偷把书从抽屉里拉出来,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时候偷偷看了起来,原本打算瞄一眼过瘾就好,结果一看就入迷了。等我发现有点异样的时候,抬头,吴老师就站在我身边。我满脸通红地把书塞回抽屉。“彬彬,你到黑板上写一下这篇课文最难写的字,恶霸的‘霸’字。”这难不倒我,我上去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霸”字。“啪啪啪”老师带头鼓掌,其他同学也跟着鼓起掌来。“彬彬同学喜欢看书,所以她认识很多字。‘霸’这个字,我上届带的学生,到五年级还没几个同学写对的,彬彬同学现在才一年级,识字量就已经达到小学毕业的程度了。了不起!”

在一片掌声中,我越发觉得对不起吴老师。所以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在課堂上开过小差。

到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发烧,而且一烧就是好几天。爸爸妈妈让我请假在家休息,可我总是个不肯。所以有好几次,我都带病上课。吴老师总是很善于观察,明明我上课坐得笔直,尽量不让自己因为发烧而走神,但每次都逃不过吴老师的“火眼金睛”。她走过来,用她的手一摸我的额头,我就露馅了。她把我带到办公室,给我倒了一大杯开水,不无责怪地对我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以你现在的水平,旷几天课根本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硬撑着来上课?”我只能低头无语。然后按她的要求,靠在办公室桌上休息,等她下课回来前要把开水喝完。其实,我之所以生病了还那么想来学校,有部分原因,就是我可以享受吴老师这里,享受到贵宾待遇。

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小学时候全部的自信,都来自于吴老师。我本是个自卑害羞的孩子,家境贫困,报名那天,吴老师对我和母亲的尊重,让那些原本对我一堆零钱交学费嗤之以鼻、等着看笑话的孩子和家长转变了态度;我自小身体瘦弱,不善言辞又没有其他特长,吴老师夸大了我的语文特长,用它掩盖了我所有的缺点。

但是,因为吴老师的一句话,我度过了一个没有零食的童年。吴老师说我因为热爱,所以节省。这让我每次想花零花钱去买零食的时候,都有一种羞耻感,所以,小学五年,我看着其他同学放学后总是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享受各种花花绿绿的糖果,而我,只能让口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长大后,朋友听到我的经历,总是对我说:“好可怜,一个没有糖果的童年。”而我,总是这样反驳他们:“但我尝到了比糖果更甜的味道。”

没错,比糖果更甜的味道,它来自于我的启蒙老师——吴若微。

我不是留级生

孙炜

1961年9月1日,是我人生入学的第一天。

秋天的早晨,黄花在凉风中摇曳。母亲给我穿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背上了父亲用过的书包,还缝了一个盛铅笔的小布袋,那个兴奋啊!我终于成为正式的一年级学生了。跟着哥哥去财主埭小学,一路上又蹦又跳,真的高兴疯了。

解放前就有这小学,校舍是财主埭、桑园地两村郑氏家族的祠堂,上世纪60年代又在东南两侧建造了“7”字形的两排平房,扩建成了一个四合院。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地方,建造得十分考究,不但房子高大,古色古香,梁上、“马头”上还有形状各异的动物和花草图形的东阳木雕。我入学的时候,祠堂就是老师的办公区和学生打乒乓球的室内活动区。“7”字形的两排平房,成了1至6年级学生的教室。

刚要跨入教室门,就有高年级的同学问:你还在读一年级,是不是留级啦?听这话,我一肚子不高兴,理都不理就进了教室,心里气呼呼的:我怎么成了留级生了?你才留级呐!

这个高年级的同学真还以为我留级了,因为我是一年级的“跟读生”。上一年哥哥进了春季班的小学一年级,因为母亲要劳动,没人管我,就跟老师商量让我成为“跟读生”,实际上就是让哥哥管我。那时一年级教室在财主埭一个叫“阿胡老头”的家里,家门口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树,老师让我坐在教室最后面的树墩上。我天生是个“沉默的人”,当然,有时会傻傻地举手要求回答问题。母亲还让我跟着哥哥天天做作业。因为有了一年的跟读,虽6岁上学,就学习能力而言,一点都不成问题。

一年级的新生都到齐了,有很多是我同村的小朋友,也有几个和我一样“跟读生”“转正”的。不像现在,一班同学基本上是同一年龄。当时我们班里的同学,大的很大,小的很小,我这属猴的肯定是最小,多数是属马的,还有属蛇的,连属龙的都有两个。有个属龙的女同学,就像个大姐姐,会很照顾小同学了;可是属龙的男同学站在我面前,就有点高大了。我比他们小三四岁呀!真的很担心被他们欺负。可老师很严肃地说了:同学们要团结友爱,年纪大的同学不能欺负年纪小的同学,男同学不能欺负女同学。老师这样一说,我的胆子就大了。

财主埭小学一年级班主任似乎是葛老师包下的。葛老师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因为“跟读”时已认识了,因此一点也不怕。我尽管学习能力不差,但生活能力确实非常低下,第一天报到,上午天气凉,下午就热了,也不知道脱衣服,下课就顾着玩,连大小便都会忘。葛老师就会拉着我,帮我脱衣服,扣衣扣,还会提醒赶快去大、小便。

后来才知道,尽管财主埭小学地处偏僻,也没有像样的校舍,但老师都是师范毕业的。他们生活条件很差,寝室是在祠堂里用竹片隔起来再糊上纸,吃饭是搭伙在农民家里的,祠堂里还养着农民的蚕。他们白天教书,晚上批改作业,吃不上饭了就饿一餐,家访很多时候是在田头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中途退学的学生被老师劝回的。但是,就当时的教学质量而言,母校在周浦也是名列前茅的。

写点生活



陈骥

你写,我来发



看好文,写好文,来这里